

寻龙追脉

上卷

黄易

玄机游龙记之二



玄机游龙记之二

寻龙追脉

黄易

玄机异侠系列

寻龙追脉

一声惊雷隐异兆 寻龙大侠路遥遥

忽地一声炸雷，临安城郊道上的赖布衣、杨振兴、司马福、李二牛等，均感心头一震，赖布衣脸上更微变色，默默深吟，欲不发一语。

杨振光暗吃一惊，他^与赖布衣相处日久，深知他山崩於前而不皱眉的脾性，但为何眼下一个旱天雷，却惹得他黯然失色、心事重重？他脚底微一运力，身子便滑上前面，^与赖布衣并肩行。杨振兴道：“莫非这炸雷有甚不妥么？”

赖布衣沉吟不语，向前急走，将近前面的三叉路口，忽地停住脚步，道：“振兴贤侄，此处便是你我分手之地矣！”

杨振兴惊道：“小侄正欲随伯伯行走江湖历练，怎的便 在

半途拾小侄而不愿？”

赖布衣摇头道：“子侄这情固足珍惜，师杆之义更要念愿，你恩~~不~~不日有难，难道

杨振兴心下猛地一跳，忙道：“赖伯伯说的是恩师灵隐大师？他老人家遁迹深山，~~考~~世无争，却有甚灾难？”

赖布衣暗欢口气，道：“早已名闻天下，嫉者忌者必多，临安之事已了，但恩怨未了，贤侄於临安惊鸿一现，早已闻天下，因此需令师灵隐大师变更今江湖震动，其杆已如此，其师或然？日后上灵鹫峰之江湖厉害角色必多，灵隐大师势将永无宁日矣！再者赖某月前~~另~~今师一~~鬼~~，细观其~~气~~色，只觉祥和这~~入~~中~~急~~透晦~~气~~，此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净也！……”

司马福接口道：“赖兄之感触，乃因方才这声炸雷而发，莫非这其中有什么更惊人之兆么？”

赖布衣眉头深锁，点点道：“不言而被司马兄料中也！此雷起自坎位，乃北天雷无亡之净，其声威正置临安，当主北来兵戈之兆，上下左右皆有行散之虞！万千百姓必受金人蹂躏，惨受灾劫矣！”

这时杨振兴已然醒司赖布衣欲言又止之意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赖伯伯暮又欲着小侄为那朝廷效力，兴金人决一死战么？”

赖布衣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正有此意！但只怕贤侄不答应，故心下为难。

杨振兴道：“朝廷兵马如今有允文弟统率，冯其才知当足兴金贼一战！”

赖布衣摇头道：“允文固大将之材，但只怕孤掌难鸣！若贤侄肯抛开私怨，暗中策应，允文如虎添翼矣！一来今师之劫不日将应，二来变可趁机助驻文挫金兵锐气，为公为私，贤侄

皆应留此地未雨绸缪，抢占先机！”

杨振兴微笑道：“赖伯既已预察天机，为甚没留此地，冯赖伯伯法力，当可令金贼鬼哭神嚎敢！”

赖布衣亦微笑道：“我知你不拾兴我分手，但这只是暂别，半年后当再相会。天像虽有此兆，但尚非逼在眉睫，贤侄正好趁这段时日向今师参研武学，修心养性，他日必有一番作为！趁这段时日我亦欲一逐南下粤川各地未了心愿，但接贤侄示警，赶返临安接应！可惜和行踪飘忽无定，如何互通讯息，欲甚感为难。”

杨振兴半晌不语，好一会方决然道：“既赖伯伯如此决断，想差，小侄便迳灵隐寺便了！”稍顿，杨振兴又一笑道：“至於互通讯息，小侄却敢担保，任赖伯陷身天涯海角，上侄亦必呆寻着！”

李二牛裂嘴一笑，道：“如此甚好！二牛亦拾不得从此便见不着杨大哥！但杨大哥并非神仙，如何便知我等行踪？”

杨振兴笑道：“二牛弟莫非忘了虎儿的神通么？”

李二牛尚感迷惑，司马福却恍然大悟，猛地一拍大腿道：“是极！自古有道猩猩相惺，想必这猩猩一类最精於寻踪识人，杨兄弟有虎儿这通灵黑猩猩相助，我等便遁遗迹深山亦难陷形矣！”

杨振兴一听，哈哈大笑，忽地向赖布衣俯身一拜，又向司马福、李二牛二人拱拱手，迅却一个飞跃，转向东面小径，倏忽便失了踪影。

顺德店东遇布衣 巧献点心获锦囊

赖布衣、司马福、李二牛等一行三人，离子临安南行第九日，不知不觉间，已到了一处大镇。

李二牛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，他也不管三七廿一，走到一家杂货店前，便大声叫道：“老板！有甚好的？只管多捧几款出来可也！”

杂货店老板见这二牛，人虽长得粗壮，却衣衫褴褛，心便生疑，暗道：“这穷小子，不知打那处地穴钻出来的饿反鬼？胡乱的点几样劣货色他便了，不然白吃了没钱找账，也致损失惨重！”

当下计算停当，便随便的指了几款乾粮对李二牛道：“小哥儿，这几味最顶肚子！”

手捉住了，一面拿眼角瞅瞅站在店外的赖布衣，瞧二牛猛打眼色。

李二牛饿得慌了，又被司马福阴头阴势，大怒道：“偏你有这毛病等闲心，这时还来作弄二牛！”

司马福却诡秘的一笑。李二牛大奇，便敢愿不得叫嚷，凑

近司马福身边道：“喂！好人！有甚好去处可别卖了二牛也！”

司马福笑笑，悄声道：“眼前便明摆着口福，偏你却瞎了眼！”

李二牛傻笑道：“我肚子正饿得慌，能填饱肚皮，也就够运了，还有甚口福？”

司马福笑道：“我肚子正饿得慌，能填饱肚皮，也就是了，包你有好处！如何？只点点头，我等便立有口福也！”

李二牛被司马福逗得心痒难熬，虽明知此事瞒着赖布衣很点不安，但禁不住司马福的逗引，终于还是吞着口水答应了。

司马福诡滑的一笑，便走进杂货店，大咧咧的道：“老板！你好蠢！放着天大的主愿在此却放过了！”

老板被司马福的大模样吓了一跳，随即半信半疑的指着二牛，道：“他？他也算是大主愿？那我可真瞎了眼啦！”

司马福大笑，道：“果然！果然！你这镇上果然多瞎眼之人！顺德镇！顺得人？依我看倒不如称蠢过人也！”

老板职了并不作怒，反而一怔，奇道：“你初来步到，怎知这儿是顺德镇？”

司马福心中暗笑，心想自己乃积年的水道老怪，若边这临江的顺德镇也不晓得，那半百岁人岂非白活了么？但却不加点白，诡笑一下，指指店外的赖布衣道：“老板知他是何方神圣？”

老板侧起头眯起眼，打量赖布衣一番，才道：“他？我看哪，他八成是还俗的道士，不然便是落第的穷酸秀才！”

司马福大笑，道：“果然！果然！总算你有点眼力！但你可知，茅山道士比起他独小巫见大巫他呀若想考秀才求功名，

便宰相太师也须三分礼让!”

老板直眨眼皮,似被司马福这大话吓住了。司马福便悄声绩道:“但他却非此道中人,你呆知道他精於占卦六壬之术?在广州府,有人请他占一卦愿出二百两银,他也不屑一顾哩!眼下算你走运,碰上我等寸头稍紧,无奈之际,只怕十两银,便可立秦奇功也!嘿嘿!你这间店,若经他指点一下风水八卦,那就活该你走大运了!

司马福这话着实反老板的心打动了,但他又恐怕上当,涎着笑脸道:“此话当真?不骗人么?”

司马福嘿嘿道:“骗你便是龟孙王八!……你附耳过来,我教你个法子,便知是真是假矣!”

司马福附耳对老板语几句,老板登时满面笑容,含笑点头。这时,赖布衣走近来,见司马福这般模样,便问李二牛道:“司马兄兴这老板倒似甚为投契哩!”

李二牛笑笑道:“鬼知道这老儿弄甚把戏去骗一顿吃的!”

赖布衣这时敢感又累又饿,他深知司马福这老江湖,行事偏多古怪,碰上银两短缺之时,他可是甚么法子也想得出来,当下笑笑,便跟了进去,看定了再作打算。

岂料赖布衣刚进去坐下,杂货店老板不等他开口,先就接二连三的扶了几盘点出来,其中一盘,竟是赖布衣从未见过的,这老板满脸堆笑,一叠连声的劝三人尝试。这盘点习竟是双双金黄油光闪闪的蝴蝶。

司马福、李二牛早已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大嚼起来,一面赞道:“好味!好味!好之极也!”赖布衣见两人模样,也忍不住住了,挟起一双黄蝴蝶细嚼起来,但觉松松脆脆的,香味甚浓,嚼得甚是有味。

赖布衣嚼边问道：“老板，是甚好东西？如此可口，价钱可，贵么？”

老板笑吟吟道：“不贵！不贵！十双也只是一钱银！”

赖布衣大吃一惊，他暗算一下，三人这大嚼之下，竟连吃了六、七十双之多，计起数来，岂非足要五、六两银？他忙道：“这到底是甚宝贝？竟值这般昂贵？”

老板笑笑道：“客官，这是我顺德镇了名的大良绷砂哩，货真价实，半点不贵，不贵！”

赖布衣暗暗叫道：“这在良绷砂果然美妙，但价钱之昂倒也天下知名！这老板也不问问客人要吃甚么，可付得起帐，这般的便揣将出来，岂非打死狗讲价钱，不由你不讨帐么！这老板可恶！眼下银两所剩无几，终不成便赖帐白吃么？”他登是悉眉苦脸起来。

这杂货店老板倒也怪，半点不以为意，反而连连的劝赖面衣三人多，嚼还有如不够饱，他便再揣三几盘出来。赖布衣可差点便跳将起来，忙道：“老板！免了！免了！单是这一盘，在下只怕也付不起帐，还敢再吃三几盘么？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老板一听，笑道：“放心！放心但得客官光临，小店已然幸甚，还也收钱么？……免了！名了！如蒙先生不弃，替在下点破迷津一、二，便足感大恩大德矣！”

赖布衣一听，心中一动，敝了司马福、李二牛二人一眼，心有所悟，道：“老板此话怎说？你怎知在下来历？”

杂货店老板一怔，求助似地望了司马福、地二牛一眼，司马福、李二牛本欲笔将起一，但见赖布衣面露不悦，连忙忍住，不敢作声。

赖布衣道：“司马兄，暮是你作怪么？”

司马福不敢回话，推了地牛，悄声道：“二牛，你答应顶缸

的,可千万别撒赖呵!不然,大家,大家均没好下场,白撞之罪,可要坐牢哩!牢中只得一两粗米,到时我这副老骨头倒容易挨,但你可就难保不变狱中饿鬼敢也!”

司马福这般一吓,把李二牛弄得直吐舌头,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对赖布衣道:“赖先生原谅二牛!是我肚子饿,贪一时口腹这快,才惹出这等事来,其实不关司马叔事,要责要骂,二牛一人顶着了!”

李二牛这般说,赖布衣便明知是司马福从中捣鬼,他明知二牛憨直,哪会想得如此骗食的巧计?不忍深责二牛,欢口气道:“这可被你等害死矣!须知风水之道,绝不可轻施於人,为这口腹之事,竟令我骑虎难下也!”

赖布衣这一微怒,司马福、李二牛更作声不得。杂货店老板这时已知眼前此人果是名震天下的寻龙大侠赖布衣,也是他福致心灵,马上跪在地上,拜求道:“先生果然是寻龙大侠赖布衣,小子有眼无珠,失礼之处,尚请原宥!但能听先生指点二句,小子世代感恩不浅!”

赖布衣连忙把他扶起道:“老板讲起!老板请起!这不关你事!……在下即欠你一饭之恩,自当有报。但在下观老板面相平平,并非纳福之人,这却如何是好?……

司马福一听,忙道:“老板!算你好福气!……赖先生问你可有儿呀女呀什么的?反正是儿孙辈便可矣!”

杂货店老板忙道:“有!有在下有一小儿,今年却仅三岁!”

赖布衣道:“这娃娃生压迫八字?”

杂货店老板道:“犬子生於丁丑年十二月初八日正午十二时!”

赖布衣沉吟半昨,才露了点笑容,道:“这小哥儿出生年月日平平,并无甚大前程,旦喜时辰值午,当可一为!……这样吧了,在下批一锦囊,待小哥儿十八岁之年,方可开启!切记记住,若早泄天机,则前功尽废也!”

赖布衣说罢，向杂货店老板讨了纸张笔墨，略一思索，便飞快地写了几行字，封入纸袋内，递给杂货店老板，道：“这便权充一饭之恩吧了！”

说罢，也不管杂货店老板反应，迳自走了出来，跟住溜了出来。

走出老远，司马福见后面并没人追来，这才暗叹口气，悄声对李二牛道：“我今回总算见到赖兄骗人也！他这一手，当睦把这杂货店老板骗得贴贴服服、五体投地！……”

司马福声音极细，但依然被赖布衣听到，他吟笑一志，道：“我赖某人行走江湖，竟要靠甚么骗术过日子么？”

司马福连忙道：“赖兄不过偶一为之，其实也无伤大雅！”

赖布衣冷笑道：“司马兄差矣！事虽小，却是显德性！你以为我这封锦囊是胡乱批的么？老实说，方才若非势成骑虎，他便动以千金，也难救得这价值万金的锦囊也！”

赖布衣说的时点不差，十五年后，这杂货店老板年事已高，便把这店子交儿子打理，这时，他儿子刚好十八岁。杂货店老板牢记赖布衣之言，到这时开拆赖布衣临走留下的锦囊，原来却是一幅改建店铺，再过几年之后，更一跃而成为顺德镇的道富大户！这段赖布衣在粤川的寻龙趣事，至今依然为人津津乐道。

罗浮山上寻龙脉 南粤名山数二樵

赖布衣等一行三人，防了顺德镇，折向东行，眨眼便走经番禺，再渡过狮子洋，便到了东莞地域。这一路上日夜兼程，有山过山，有水渡水，倒不觉什么，但司马福却惨了，他这积年水怪，在水道上大可称雄，但在这山丘平原之地，却半点不敢自夸。

这日再勃石龙，眼见前面一座半伟的大山挡住去路，司马福本就累得动也不想再动，这时一见大山挡路，更泄了气，一屁股坐在一块石上，死活不肯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赖兄！你就算打断我的腿，也是走不动的了！反正你不打，这两条老腿说不得也要断了！我知你心中对老不死有气，便故意这般来惩治，但坐牢也有个刑期，老不死已折腾到这等地步，便有满肚子气敢该消了吧？”

说着，又连连的陪着脸，但笑也笑不像，倒比哭还难看。

赖布衣本来倒真有点责怪司马福串通李二牛，在那杂货店中算计他，令他骑虎难下，不得不建心施法，这时见了司马福惨兮兮的模样，心中一软，积气早就烟消云散，微笑道：“司

马兄！以后再敢暗地里算计我么？”

司马福苦笑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再这般我便是乌龟王八的孙子！”

赖布衣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司马兄可别多心，其实赖某此地，却是国有目的，若有奇则，便不枉了这辛苦一场也！”

司马福一听，精神一振，道：“赖兄又有甚去处？说出来，若真有其事，老不死这俩条腿说不定又走得动矣！”

赖布衣笑道：“司马兄可知此地再往北行五里，是甚去处？你可知南粤名山数二樵这句名头？前面这座山便是二樵之一，叫罗浮山，上面奇景多的是，还悉碰不着么？但赶路多日，也该歇歇，待明早再上山可也！”

当晚赖布衣等三人便入就的这的福田镇，胡乱寻了个客店宿了，第二天一早，便赶上山去。往北再行里，才走近一座大山前。三人歇了一宵，饱吃了一顿，疲劳赞道：“果然是南粤名山数二樵也！”

这罗浮山又称作东樵山，与粤川佛山堡南海镇西樵山齐名，历来并称南粤两大名山太丈。另有一主峰称为上界三峰，与飞云顶鼎足而立，三峰并峙，气势雄伟峭拔。由顶峰俯望，但见层严积翠，云气往来，四百三十二个峰峦，形态各异，变化无穷，气象万千。山中悬崖泽洞，乱石成林，计有朱明、桃源、夜乐等十八洞天以及白小滩、水帘洞等九百八十多外飞瀑山泉。山上处处隐现奇兽怪禽，云气缭绕，今人莫测其高深。

赖布衣道：“司马兄可知此山来历？”

司马福摇头道：“老夫在水道上行走，只屡听人说起起南粤名山数二樵，却从未上过，如何得知来历？这倒要向赖兄请教矣！”

赖布衣道：“这罗浮山其实包含俩山，上界三峰所在之山，称为罗山，自古有之，乃母山；浮山则由东海浮来，从罗山东北，因彼此分隔，大仙家葛洪便练铁为峰，叫铁桥峰，把俩山相联，以后便全称为罗浮山也，葛洪因此无量功德，便白日飞昇，逐成上界金仙。”

李二牛奇道：“乖乖！这葛洪法力如此宏大，示知尚在否？如有缘得见，倒不虚了此生也！”

赖布衣笑道：“葛共之事，赖某变只是听闻，如何知他在否？但仙家皆虚幻於形体，有其神而失其形，吾等凡夫俗子，要想会之，岂非亡想？但这山上倒留有葛洪修练用的几处仙迹，待会或会碰上也未可知也！”

李二牛听闻有仙迹可寻，便大为兴奋，恨不得即时便去，抓耳挠腮，神态跃跃欲试。

司马福却明白赖布衣心意，笑着道：“赖兄！想必此地，又有甚真龙宝穴可寻矣！”

赖布衣沉吟不答，思忖半昨晌，便取出输罗盘，四面仔细量度，良久，忽你欢道：“果然！果然！果然是天下名山！司马兄所言，果然隐有龙穴？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但却不在此山上也，此山乃南龙之首，却一直南延，直达南海诸岛，在末端再洙而复起，龙干龙要尾却隐而不见，倒需着意堪察一番，按吾推算，此龙脉当旺於午时，眼下已是巳时，再过片刻便是午时，到时或有所现！”

在珍在罗浮山主峰飞云顶上静守候，太阳缓缓移上正中，正是午时时分了。

就在此时，在罗浮山南面极端入海的几座小岛上，突地有

紫色烟霞冉冉而起,恍如龙口吐雾片刻后,竟一聚而成五色祥云,异於天际,在祥云缭绕中,隐约有九条巨龙在天际间翻腾!

赖布衣直瞧得心弦震荡,片刻不能言语,司马福、李二牛二人更目瞪口呆,张大嘴吧半晌作声不得。良久,李二牛到底忍不住了,急忙问道:“赖先生!果然灵验不获,岂料却於今日目睹九龙现身之处!日后倒要仔细查堪这九龙现身之地!

.....

各位,当日赖布衣在罗浮山所见的九龙之地,正是今日的香港九龙地域,当时叫官富场,因赖布衣发现九龙现身,才称作九龙。赖布衣这一动心意,便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域引出一段千古奇事。

千年火兽忽现身 寻龙大侠险惊魂

赖布衣等三人在飞云顶上谈谈说说，李二牛想起葛仙翁遗下仙迹之说，便再也坐不住，他站起来，满脸希冀的对赖布衣道：“我等这上罗浮仙上一场，就不去寻寻葛仙翁仙迹么？二年虽不欲求长生老，但若求得一、二灵丹灵敏药，健体强身百病不侵岂不妙哉极也？”

司马福亦有此意，听李二牛这般说，也蠢蠢欲动，赖布衣不忍逆了俩人一片习思，便点头同意了。三人於是离飞云顶，往对面的浮山上界三峰而去。

从飞云顶过去上界三峰，须经与两峰相连的铁桥峰，这铁桥峰处於飞云顶及上界三峰之间，地势崎岖险峻，森林密布，草业长得半人高，在山石之间，又时时会突然出现深洞，黑古弄科的，若一不小心掉下去，也知何年何月方可到底！虽然时值中午，但入了这密林怪石阵中天色便突然变得昏黑，倒像是黄昏时分。司马福身入此境，不知怎么一来，总觉心头惴惴不安，自言自语的欢道：“险森！恐怖恐怖！莫有甚凶险事儿吧？……老天爷保佑则个！”

李二牛胆大，见了司马福的怪模样，便忍不住笑道：“司马叔，这几日来，你总是心神不定，疲赖这极，莫非中了邪？莫非吃了那大良绷砂，弄坏了神志么？”

於今是在山上，这是二牛的天下，所以他敢取笑司马福，但若到了水上，他就乖乖的不作声了，那水上可是司马福的地头。司马福果然作声不得，恨恨的瞪了二牛一眼，道：“你要撩我门口么？老夫偏不上当！老夫宽怀在量，中跟你这小子一般见识！”

二看法笑道：“多谢！多谢！只到了水上，也莫忘了这话才好！……”

俩人正在门嘴，就在此时，在西南山峰外，突然吹来了阴寒的怪风，司马福、李二牛俩人登时机伶伶的打了个寒噤！俩人半晌作声不得，一齐瞧着赖布衣，道：“这可是怎报？”

赖而衣仔细端详风起之处，沉吟半晌，不觉亦央串惊容忙道：“此风起自巽位，此是大凶之兆！不可久留，我等快走！……”

说时迟、那时快，赖布衣话音未落，又一阵狂风突起，四周立时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这时莫说走路，便移动一下脚步的胆战心惊，走差了一步，摔落那无底洞，小命儿却再也难难保！

赖布衣忙：“我等不可再移动半步！席地而坐，待机而行，以静制动，否则，便定然难保生命周全！”

三人马上就地下。司马福紧抓二牛手臂，道：“二牛啊二牛，你念在老夫会在水里救你一场，待会跑起来，可得千万拉住老夫一把也！”

李二牛慌道：“走？这乌天黑地的，连你的面孔也瞧不清，